

【克莱茵全集 ②】

嫉羨与感恩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Melanie Klein)



Klein

[英] 梅兰妮·克莱茵 著

吕煦宗 刘慧卿 译

本书收集了克莱茵在两种心理位置这一创新概念下的著作，并展现了这样的理论架构如何扩展且深化了她的视野。这是克莱茵毕生中最重要的文献，也是其著述的高峰，更是对精神分析的发展与转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克莱茵全集」②

嫉羨与感恩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英」梅兰妮·克莱茵 著

吕煦宗 刘慧卿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嫉羨与感恩 / (英) 克莱茵 (Klein, M.) 著; 吕煦宗, 刘慧卿译. --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6.4

(克莱茵全集; 2)

书名原文: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ISBN 978-7-5192-1081-6

I. ①嫉… II. ①克… ②吕… ③刘… III. ①抑郁—研究②病态人格—研究 IV. ①B842.6②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69132号

Envy and Gratitude and Other Works 1946-1963
By MELANIE KLEIN

Copyright ©The Melanie Klein Trust 197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ANDOM HOUSE UK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著 者: [英]梅兰妮·克莱茵
译 者: 吕煦宗 刘慧卿
策划编辑: 曹 文
责任编辑: 曹 文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37号
邮 编: 100010
电 话: 010-64038355 (发行) 64015580 (客服) 64033507 (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wpcbj.com.cn>
销 售: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版权登记: 01-2014-4663
定 价: 6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中文版序

梅兰妮·克莱茵，1882年生于维也纳，虽然她在那里生活到19岁，但是在1910年搬到布达佩斯以后，她才真正“发现了”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从此精神分析成为其主要的兴趣与热情所在。而使她获得这一发现的家庭背景是有其意义的。她的父亲莱齐斯（Moriz Reizes）是一位医生，其传统的犹太父母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祭司，但是他默默反抗，研习了医学，并且在他买下牙医诊所之前执业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阅读广泛，且自学了十种欧洲语言。他在克莱茵18岁时过世。克莱茵的母亲来自比较自由的家庭，似乎是一位富于冒险、充满温暖且勇敢的女性，她在克莱茵32岁时过世。我们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里看到人性的温暖、勇气，以及进步与改变的能力，这些在克莱茵日后对精神分析的贡献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梅兰妮·克莱茵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其发展上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西多妮（Sidonie）大她四岁、伊曼纽尔（Emanuel）大她五岁、艾米丽（Emily）大她六岁。西多妮罹患重病，她短短的九年生命，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虽然她过世时梅兰妮只有5岁，但是她们之间已经发展出非常亲密与投契的关系。据说她想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教给妹妹，也是她教导梅兰妮阅读与算数。伊曼纽尔在写作与音乐两方面都显露出才华，但是他罹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很瘦弱。他像西多妮一样，也看出梅兰妮的能力，并且鼓励她、支持她读书。他有点叛逆，但是交友广泛，对于文化方面具有广泛的兴趣，也引领妹妹进入了这些领域。经由伊曼

纽尔，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阿瑟·克莱茵（Arthur Klein）。伊曼纽尔曾想习医，但由于健康状况而必须放弃。在14岁前，克莱茵也曾计划习医，但事与愿违。17岁时她订婚，并于四年后结了婚，因而必须放弃医学之路。不过，在订婚之后的两年里，她到维也纳大学研读人文科学。

阿瑟·克莱茵是工程师和商人，为了工作必须时常旅行，有几年这对夫妻居住在斯洛伐克与席雷西亚（Silesia）地区的小镇。梅兰妮深深怀念她在维也纳的社交与智性生活，当时婚姻也已经出现问题。不过当1910年她的丈夫在布达佩斯找到工作时，她的生命改变了。当时她已有两个小孩，梅莉塔（Melitta）生于1904年，汉斯（Hans）生于1907年。在布达佩斯，梅兰妮发现了弗洛伊德的作品《梦的解析》（*On Dreams*, 1901）以及改变其生命的精神分析。她与费伦齐（Ferenczi）联系并接受其分析，费伦齐鼓励她开始分析儿童。1919年，她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发表了第一篇名为《一名儿童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的文章。大约在这个时候，阿瑟前往瑞典工作，她与阿瑟分居，并于1926年离婚。1921年她搬到柏林，在这之前她曾于海牙的精神分析年会中见过亚伯拉罕（Karl Abraham），且深深地被他及其思想所吸引。亚伯拉罕对于克莱茵的工作非常肯定，她终于在排除万难之后，说服亚伯拉罕于1924年初开始为她分析，但是1925年12月亚伯拉罕去世了。失去了这个治疗师兼朋友的支持，克莱茵在柏林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了。也是在1925年，她认识了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他对她的著作非常感兴趣，并邀请她去英国演讲，她欣然答应。她在英国共进行了六场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的演讲，这些演讲内容随后编辑成她的第一本书《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的前段。来年她带着最小的孩子——当时13岁的艾力克（Erich）移居伦敦。梅莉塔在此前已经与施密德伯格医生（Dr W. Schmideberg）结婚，夫妻双双接受训练并成为精神分析师，也定居在伦敦，克莱茵的长子汉斯则留在柏林。梅兰妮旋即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常态性地参与学术研讨会，在学会中宣读文章、举办讨论会与演讲。她的取向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受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又为其他人所高度赞许。

梅兰妮·克莱茵和安娜·弗洛伊德 (Anna Freud) 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分析儿童, 但是她们的工作在许多基本面向上大相径庭, 这些差异可见于1927年的《儿童分析论丛》(Symposium on Child Analysis)。梅兰妮·克莱茵对于精神分析之主要贡献的根源可以说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就已经存在了。举例来说, 本书显现了她对儿童焦虑的关注, 这一焦虑经常伴随着潜在的攻击性。她看到诠释焦虑的重要性, 而非忽略它。她见到儿童的潜意识幻想与焦虑事实上表现在游戏中、使用玩具的方式上以及在游戏室里的行为中, 因此, 接触儿童的游戏让克莱茵能够与幼儿工作, 即使是欠缺语言表达能力的儿童。这样的取向随后开启了对潜意识幻想更多的了解, 并且帮助她辨识了许多弗洛伊德曾经生动描述的议题, 事实上, 这些议题在个体生命的更早期就已经开始了, 例如与客体的关系、认同与内射 (introjection) 的过程、俄狄浦斯情结等。她见到幼童带着先前对客体已经形成的期待与态度进入治疗中。她开始探讨内在客体的本质, 以及这些客体在儿童的内在世界里是如何相互产生关联。她观察到这些内在客体运作的方式决定了儿童与分析师建立关系的方式——也就是移情。她对移情的观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投射与内射的机制, 以及移情如何反映了儿童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经验之间不断进行的互动。

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发现, 随着她持续对儿童与成人的分析而逐步开展与丰富化, 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架构。这一点随着1935年发表的《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而更为清楚。这篇文章综合上述许多观念, 并加以系统化。现在, 我们见到她比较不强调攻击性, 而较强调生死本能、爱与恨之间的互动及其隐含的意义。她引介了“心理位置”的观念, 并描述“抑郁心理位置” (depressive position) 及其与“偏执心理位置” [paranoid position, 当时如此称呼, 后来名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 (paranoid schizoid position)] 之关系。心理位置的观念意味着与较为僵化的发展阶段概念有所区别。克莱茵认为, 每个心理位置具有其独特的焦虑与用来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方式, 而这些防御或是更偏向整合和更真实的客体关系, 或是相反地, 更偏向分裂

(splitting)与碎裂化(fragmentation)。因此,她并不视这些心理位置为已经渡过且完成的阶段,而是个体人格中的动力部分。

这些想法在五年后的文章《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中有进一步的发展,不过要等到1946年在《对某些分裂机制的论述》(*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中,梅兰妮·克莱茵的基本理论架构才算得到最终阐明。在该篇文章中,她更巨细靡遗地探讨了生命最初几个月间的心理过程,即偏执一分裂心理位置,并且引介了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概念:既是一种防御机制,也是一种侵入和控制客体的方式。她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对于了解精神病具有很重要的贡献,这些在罗森费尔德(H. Rosenfeld)、西格尔(H. Segal)、比昂(W. Bion)等人的工作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57年,克莱茵出版了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嫉羨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在此作品中,先前曾在某些儿童案例中被描述为重要情绪的“嫉羨”,现在被视为正常与病态发展的要素。

虽然梅兰妮·克莱茵发展了新的理论架构,她始终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基本上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只是在一些方向上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她相信:许多弗洛伊德的发现,事实上源于比他所认为更早的阶段。克莱茵的理论思想萌发于她在临床工作上很深的投入,其理论的发展也和临床工作并行。这种介于临床工作与理论思想之间的互动,对于许多欣赏并且重视其贡献的分析师而言,已被证实为非常有力的启示。

贝蒂·约瑟夫(Betty Joseph)

梅兰妮·克莱茵基金会(The Melanie Klein Trust)

引言一

本书所含的文章包括了梅兰妮·克莱茵从1946年以后到1960年过世之前的著作，也包括了在1963年她过世以后才出版的未完成作品。较晚出版的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1935）、《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1940），以及《早期焦虑中的俄狄浦斯情结》（*The Oedipus Complex in the Light of Early Anxieties*, 1945），介绍了“抑郁心理位置”，标示了梅兰妮·克莱茵在思想上新的发展。

书中第一篇文章《对某些分裂机制的论述》（1946），引介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梅兰妮·克莱茵在她早期与儿童的工作中，描述了儿童与部分客体的关系——主要是乳房与阴茎。她观察并分析被害感，以及介于高度理想化与被害客体之间的分裂，她也发现了投射与内射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不过她尚未将那些特征视为连带相关的现象，在《对某些分裂机制的论述》中，她将这些特征视为一种反复再现之组态所具有的各种相关部分。在1936年她描述抑郁心理位置时，曾表示在这个心理位置发生之前，主要的焦虑具有偏执的本质，偶尔她提及偏执的心理位置。开始的时候，她相当随意地使用“心理位置”这个词，例如，在描述躁狂防御时，她说躁狂心理位置，提到强迫防御时，则说强迫心理位置。1946年的文章确立了两个心理位置的观念，也就是两种精神组织的基本模式，她在该文中，翔实探讨了最初婴儿期的焦虑与防御——也就是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她以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命名，是因为主要存在的焦虑具有迫害的本质，而且主

导的心理机制具有分裂的本质。她描述了被害焦虑与心理机制，这些是弗洛伊德提到的，而被她视为从最初的婴儿期就已经开始运作了，她认为这些焦虑与相互关联的防御机制是一个系统，她也介绍了一个新的防御机制——投射性认同。克莱茵的观点认为，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在《潜意识幻想的本质与功能》（*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Phantasy*, 1952）一文中更明白地加以阐述“机制”一词是对潜意识幻想更为抽象与概括性的描述，潜意识幻想是机制的心理内容。

克莱茵较早期的著作里，已经预示了投射性认同的潜意识幻想或机制，在她的文章《象征形成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 1930）中，她描述了一个精神病男孩如何在他的潜意识幻想中把自己坏的部分裂解出去，将之视同自己的尿液、粪便甚至阴茎。这些裂解的部分也被投射到母亲的身体内，因而母亲的身体也被感知为充满了坏客体。在这篇文章中，她认为这是最早期而且基本的潜意识幻想与机制之一。婴儿将自己无法忍受的部分裂解并投射进入母亲体内，这些部分在潜意识幻想中如同拥有了母亲的身体，而母亲则变得等同于它们。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自体好的部分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被投射出去，导致了自我的贫弱，也就是分裂人格的特征。就其重要性而论，本文是出乎意外地简短，对于投射性认同的描述所占的篇幅只是两段多一点的文字而已，然而它却是几篇最具发展性的文章之一，它开启了解精神分裂与分裂性人格病人的路径，这些病例在此之前被认为是无法分析的。它激发了精神分析在精神病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在本文出版后，旋即有一些人将这些新的洞察运用在他们对精神病人的临床工作上，并且发表了重要的文章。

本篇关于分裂机制的文章完成了一个新的后设心理学理论，克莱茵主张婴儿从一开始就具有自我，能够经验焦虑，形成关系，并且使用防御机制，这样的自我不只是大部分尚未整合，而且在焦虑的刺激下，容易被强力的分裂机制所分裂而碎裂化。婴儿与部分客体发生关系，因为分裂与投射的过程使得这些客体变得极度理想化或是非常具有迫害性。被害感、分裂的机制、投射性认同，以及在强烈焦虑时发生的碎裂化，这些都代表了偏执—分裂心

理位置的特征，这个心理位置是精神分裂相关疾病的固着点。若是儿童只有部分达到或修通抑郁心理位置，那么某些上述特质的持续，是形成妄想症、自恋与分裂人格的潜在因素，即使他们并未明显地表现出精神病的样子。

当婴儿开始将他（或她）的客体影像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自我的整合、客体关系以及焦虑的本质上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个婴儿或儿童变得具有罪疚感以及关心客体的能力。克莱茵最早是在两篇关于抑郁心理位置的文章中（1935，1940）描述了这一点。延续1946年那篇文章，在《关于焦虑与罪疚的理论》（*On the Theory of Anxiety and Guilt*, 1948）与《关于婴儿情感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Some Theoretical Conclusions Regarding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Infant*, 1952）当中，她详细探讨了从偏执—分裂心理位置移动到抑郁心理位置的过程中发生的改变，以及这个过程容易发生的波动（由于抑郁的痛苦一再导致某种程度地退化到偏执与分裂的防御）所隐含的意义。一位与克莱茵同时代的人士表示：当她被问及自己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时，她说是发现了应付罪疚感的偏执防御。

本书中的其他文章，都是在克莱茵心理位置的新概念理论架构之下的著作。我认为，它们显示了这样的架构如何扩展而且深化了她的视野。有些是关于技术的，有些探讨了比较广泛性的精神分析主题，例如《移情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ransference*, 1952），有些是属于应用精神分析领域。两篇她在过世前未完成的文章：《关于〈埃斯库罗斯〉的一些思考》（*Some Reflections on 'The Oresteia'*）和《关于孤独感》（*On the Sense of Loneliness*），显现了一种反思的情绪，并且涉及了更广泛的议题。

对于偏执—分裂与抑郁心理位置概念的阐述，提供了详尽而完整的理论架构，可以说是她著述的高峰。这个架构是个创新的概念，促成了对于精神分析思考有深远影响的理论。

不过，后来又有一个更基本的发现，也就是原初嫉羨（*primitive envy*）。在1957年，延续了一篇在会议上发表的短文，她以相同的主题出版了专题论著《嫉羨与感恩》。她向来就关注嫉羨的议题，在她早年的著作里经常提及，不过，在这本书中她介绍了新的观念：嫉羨在生命初期即已运

作，也是死之本能的最初表现；嫉羨与爱以及感恩是相冲突的，在偏执一分裂心理位置运作的嫉羨是精神病理的强力因素。例如，由于嫉羨攻击一切的“好”（goodness），它干扰了正常的分裂过程，于是阻碍形成好的客体关系，如此又导致了无法辨别好客体与坏客体的困惑状态。精神分析著作一直都强调嫉羨的重要性，例如，弗洛伊德发现的阴茎嫉羨，但是，认为“嫉羨运作于原初的部分客体关系，而且导向供给生命的乳房”这样的概念完全是革命性的。

精神分析的发现向来都是充满了争议的，即使对于弗洛伊德的著作亦然。事实上，他最后提出的重要概念：生之本能与死之本能，从来就没有被大多数的分析师完全接受。

克莱茵的著作从一开始就引起很激烈的争论，她的儿童分析技术、对于前性器期以及攻击性的强调，引起了与根据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著作的维也纳学派的早期争论。当克莱茵在1926年移居英伦时，她发现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更能接受她的想法，但是她对于抑郁心理位置的阐述激起了新的争论，而且有些热烈接受她早年著作的人，例如格洛弗（Edward Glover），感觉她对婴儿赋予了太多的精神复杂性。不断升高的歧异性导致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内产生一系列的“论战”。她的两篇文章（1948，1952）就是她在这些讨论中提出的修订版，这些关于嫉羨的著作引起了一场新的风暴。

新观念的价值，可以从它们如何承受所引起的骚乱而能够继续生存来加以检验，许多早年对克莱茵著作的争议现在几乎已被淡忘，今日大部分的分析师视克莱茵所述的早期客体关系为当然，许多分析师甚至使用她早年的发现与概念而不知其渊源，她的许多思想已经被纳入主流精神分析的思维中。那些被称为克莱茵学派的人，也就是那些明显运用了她的概念与技术的分析师，已经发展甚且更进一步地继续扩展了她的论述。人们对于其思想的兴趣仍在世界各地增长，所以其著作的启发性与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

1987年，于伦敦

引言二

本书包含了克莱茵从1946—1960年过世之前所有晚期的作品，唯一的例外是《儿童分析的故事》（*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另行出版。不像组成《爱、罪疚与修复》（*Love, Guilt and Reparation 1921—1945*）的文章〔大部分原本发表于《对精神分析的贡献》（*Contributions to Psycho-Analysis*）〕，本书里的文章是从未被收集在一起的，其中有一些最早是收在两本书中：《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和《精神分析的新方向》（*New Directions in Psycho-Analysis*），这两本书还包含了梅兰妮·克莱茵之外其他作者的作品。《嫉羨与感恩》原本是一篇专题文章，其中有些是在其身后发表于《成人世界及其他短评》（*Our Adult World and Other Essays*）。除此之外，由于这些文章有些是为精神分析师写的，有些是为一般读者写的，它们的内容跟其他著作比较起来不是那么一致，但是它们包含了梅兰妮·克莱茵生涯晚期最成熟的著作，因此对学习克莱茵学派的学生们来说，这也包含了最为重要的作品。

跟《儿童精神分析》一样，本书最后也有附录，它们指示了梅兰妮·克莱茵的思想演进中，每个重要主题的所在。最后，见于较早版本中，由恩斯特·琼斯所写的一篇引言以及两篇序言，因为其历史价值而被保留下来。

曼尼-基尔（R. E. Money-Kyrle）

目录

第一章 对某些精神分裂机制的论述 (1946)	1
第二章 关于焦虑与罪疚感的理论 (1948)	27
第三章 关于精神分析结束的标准 (1950)	46
第四章 移情的根源 (1952)	51
第五章 自我与本我在发展上的相互影响 (1952)	61
第六章 关于婴儿情感生活的一些理论性结论 (1952)	65
第七章 婴儿行为观察 (1952)	98
第八章 精神分析的游戏技术：其历史与重要性 (1955)	127
第九章 论认同 (1955)	146
第十章 嫉羨与感恩 (1957)	181
第十一章 关于心理机能的发展 (1958)	241
第十二章 成人世界及其婴儿期根源 (1959)	251
第十三章 对于精神分裂症中的抑郁的论述 (1960)	268
第十四章 论心理健康 (1960)	272
第十五章 关于《俄瑞斯忒斯》的一些思考	279
第十六章 关于孤独感 (1963)	305

短论	318
附录一 注解	327
附录二 恩斯特·琼斯对梅兰妮·克莱茵作品 之前版本的介绍	343
附录三 参考文献	350
附录四 克莱茵生年表	355

第一章

对某些精神分裂机制^①的论述（1946）

引言

精神文章是关于生命早期的“偏执与分裂焦虑”（paranoid and schizoid anxieties）以及机制（mechanisms）的重要性。早在我说明婴儿期的抑郁过程之前，多年来我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发表过许多想法。在我发展婴儿期“抑郁心理位置”概念的过程中，与这个心理位置之前的发展期有关的问题再次浮现，引起我的注意。现在，我希望将我对于生命早期之焦虑与机制^②的某些假说做一些阐述。

我将要提出的这些与生命最早期发展阶段有关的假说，是根据对成人与幼童的分析资料所做的推论而得，有些假说似乎与精神医疗常见的临床观察相符。为了让我提出的主张更具体深入，需要累积详细的案例资料，不过因篇幅有限，我希望在日后能加以补足。

① （1952年版本的脚注）这篇文章于1946年12月4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宣读，并于稍后在大致未加修改下出版，除了些微的更动以外（特别是加上了一个段落以及一些注释）。

② 在完成此文之前，我曾与保拉·海曼（Paula Heimann）讨论其主要意旨，并且非常受惠于她启发性的建议，让我可以完成与阐释本篇所报告的许多观念。

首先，我把之前已经提出有关早期发展阶段的结论^①做一番简短的摘要说明，我相信这将对读者有所帮助。

在早期婴儿阶段所发生的焦虑，带有精神病的特质，导致了自我（ego）发展出一些特别的防御机制。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找到所有精神病的固着点，这个假说让有些人以为我视所有婴儿都处在精神病的状态，不过我已经在他处充分响应过这点误解。婴儿期带有精神病性质的焦虑、机制以及自我防御机制，对个体发展的所有层面（包括自我、超我与客体关系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我经常表达这样的观点，即客体关系在刚出生时就存在了。第一个客体是母亲的乳房，而这个乳房对婴儿来说，被分裂为好的（满足他的）与坏的（挫折他的）两个不同的乳房，这样的分裂导致了爱与恨的断绝。我曾进一步指出，第一个客体关系隐含了其中的“内射”与“投射”机制，因此，从生命一开始，客体关系就受到内射与投射两种机制，以及内在和外在客体与情境之间互动的影晌。这些过程参与了自我与超我的建立，并且为周岁前半年开始的俄狄浦斯情结作准备。

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破坏的冲动被导向客体，这种冲动借由无意识幻想中对母亲乳房所发动的“口腔施虐攻击”（oral-sadistic attacks）来表现。这种攻击很快地发展为对母亲身体极尽虐待所能的杀戮。婴儿具有想要抢夺母亲身体中好东西的“口腔施虐冲动”，又有想要将他的排泄物放进母亲身体（包括想要进入她的身体，以便能从里面控制她）的“肛门施虐冲动”（anal-sadistic impulses）。这两种施虐冲动引发了婴儿的被害焦虑（persecutory fears），而这种被害焦虑对于妄想症（paranoia）与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的发生极为重要。

我曾细数早期自我的各种典型防御机制，例如将客体与冲动分裂、理想化、否认内在与外在现实、抑制情绪等，我也曾提及各种焦虑的内容，包括

① 比较我的著作《儿童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 1932）与文章《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 1935）。

惧怕被毒害与被吞噬等，这些普遍存在于生命头几个月的现象，大多可以在日后出现的精神分裂症状中找到。

这里所讨论的早期阶段（我早先称之为“被害期”），后来我将它命名为“偏执心理位置”^①，并且指出其发生在抑郁心理位置之前。如果被害的恐惧过强，而使得婴儿无法修通（work through）偏执分裂心理位置，那么抑郁心理位置的修通也将受到阻碍。这些失败可能导致退行性地（regressive）增强了被害焦虑，并且强化了严重精神病（也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固着点。另外一种源于抑郁心理位置的严重病症，可能是常发生在中年的躁郁症（manic-depressive disorders）。我也曾如此下结论：在发展障碍比较轻微的个体身上，与上述相同的因素强烈地影响他们选择了神经症（neurosis）。

虽然我假设抑郁心理位置能否被修通，取决于是否能够成功通过其前趋期（偏执—分裂心理位置），我仍然把抑郁心理位置放在早期儿童发展的中心位置上，因为随着内射完整的客体，孩子的客体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完整客体之被爱与被恨的两面能够被整合为一，随之发生了哀悼与罪恶的感觉，这些感觉暗示了孩子在情绪与智力的生命历程上有了重大的进展，也是个体是否会出现神经症或精神病的关键所在。对于以上这些结论，我现在仍然坚信不疑。

对费尔贝恩近期文章的一些评论

在费尔贝恩近期的数篇文章中^②，也相当关注我现在所要探讨的主题，

① 当这篇文章在1946年初次出版时，我用“偏执心理位置”这个词，与费尔贝恩（W. R. D. Fairbairn）的“分裂心理位置”（schizoid position）有相似的意思。经过深入的思考，我决定将费尔贝恩和我的用语结合在一起，因此在我目前这本书里[《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Psycho-Analysis*, 1952），本文首次发表在该书里]采用“偏执—分裂心理位置”。

② 比较《再修订之精神病与神经症病理学》（*A Revised Psychopathology of the Psychosis and Neurosis*）、《以客体关系观点思考内在精神结构》（*Endopsychic Structure Considered in Terms of Object-Relationships*）以及《客体关系与动力结构》（*Object-Relationships and Dynamic Structure*）。